

★船夫

我想留在這條河邊，悉達塔這麼想著，我初次踏上童稚之人的道路就在這條河邊，當時有個友善的船夫渡我過河，我要去找他，我曾從他的茅屋踏上新生活的道路，現在這條路已經老舊死去——希望我眼前的道路，我現在的新生活也從他茅屋門口開始！

他溫柔地望著奔流的河水，看著河水透明的綠，充滿神祕圖案的結晶線條。他看到明亮的珍珠從深處升起，靜靜的氣泡游到水面，倒映著天空的藍。河流以無數的眼睛望著他，綠色，白色，透明、天藍色。他多麼喜愛這河水，讓他感到喜悅，他無限感激！他內心聽到那個重新甦醒的聲音說：愛這河水！留在河邊！向河流學習！是啊，他想向河流學習，他想傾聽河流。能瞭解這河水及其祕密的人，他覺得，也能瞭解其他許多事，許多祕密，一切奧祕。

而河流的祕密他今日卻只看到一個，緊扣著他的心弦，他看到：河水流了又流，不斷流動，然而河水依舊，永遠且隨時都是河水，然而每一刻都是新的河水！噢誰能掌握這點，誰能理解！他能理解卻無法掌握要義，只覺得一些想法如雨落下，是遙遠的記憶，神一般的聲音。

悉達塔起身，他已難忍身體的飢餓。他認命地繼續走下去，沿著河邊小徑，逆流而上，傾聽河流，傾聽身體裡輾轉飢腸。

到了渡口，同一艘小船依然在原地，還有同一名船夫，就是他曾把年輕的沙門渡過河去，他就站在船上。悉達塔認出他來，他也變得很老了。

「可願將我渡過河去？」他問船夫。

船夫驚訝於看到這樣高貴的人獨自步行前來，卻依然讓悉達塔上船，撐船離岸。

「你為自己選擇了美好的生活。」船客說著，「每天在這條河邊生活，在河上航行，一定很美好。」

船夫微笑著搖櫓，說：「是美好，先生，正像你所說的。但是每種生活，每種工作都是美好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或許吧，但是我羨慕你的。」

「哎，你很快就會沒興趣的，這不是給穿著好衣裳的人做的事。」

悉達塔笑了：「今天我已經因為這些衣裳而受人側目，被人懷疑地打量。你要不要我這身累贅的衣裳？因為你要知道，我可沒錢付你船資。」

「先生說笑了。」船夫笑著。

「我沒開玩笑，朋友。你看，你以前就曾經用這船渡我過河，只收到神的酬答。我今天也是這樣，請接受這身衣裳當船資吧。」

「先生你要光著身體繼續旅行嗎？」

「啊，我更希望不必繼續旅行。我最希望，船夫先生，你能給我一件舊圍兜，讓我留在你身邊當助手，甚至當你的學徒，因為我得先學會搖船。」

船夫看著這陌生人良久，思索著。

「現在我認出你來了，」他終於說：「你曾睡在我的茅屋裡，好久以前，應該超過二十年了，你當時被我渡過河，我們像好朋友一般告別。你那時不是個沙門嗎？我已經想不起你的名字了。」

「我叫悉達塔，你前次看到我的時候，我是個沙門。」

「那麼，歡迎啊，悉達塔，我叫瓦蘇德瓦【註】。我希望你今天也當我的客人，睡在我的茅屋，告訴我你從哪裡來，為啥這麼討厭你這身漂亮的衣裳。」

【註】瓦蘇德瓦，也是印度教神話裡黑天的父親，有衍生為包含宇宙一切本質之意。

他們已經到達河中央，瓦蘇德瓦稍微用力撐船，好撐過急流。他靜靜地工作著，眼睛盯著船首，用他強壯的臂膀撐船。悉達塔坐著看他撐船，想到當時，想到他沙門生涯的最後一天，對這名船夫的喜愛

在他心裡激盪。他感激地接受瓦蘇德瓦的邀請，當他們到了對岸，他幫忙將船綁在木樁上，然後船夫請他進屋，給他麵包和水，而悉達塔津津有味地吃著，也同樣開懷地吃了瓦蘇德瓦給他的芒果。之後差不多夕陽西斜時分，他們坐在河岸一棵樹幹上，而悉達塔對船夫敘述自己的出身和生活，他今天如何在絕望的時刻從眼裡看到的一切。他訴說著直到深夜。

瓦蘇德瓦非常專注傾聽著，吸收聽到的一切，悉達塔的出身和童年，所有的學習和追尋，一切喜悅和困頓。這是船夫所有美德當中最大的一項，只有少數人能做到：他懂得傾聽。他不用說一個字，說的人還是能感覺到船夫接受對方所說的每句話，安靜，開放、期待著，不漏點滴，沒有任何不耐煩，既不稱讚也不指責，只是聽著。悉達塔覺得能向這樣一名聽眾坦承一切是多麼幸運，讓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追尋和痛苦沉入對方的心裡。

然而在悉達塔敘述的最後，當他說到河邊的那棵樹，以及他深深的墮落，說到神聖的「唵」，如何在低吟著「唵」之後對這條河感到莫大的愛，船夫這時更是帶著雙倍的注意力傾聽，完完全全投入，閉上雙眼。

但是當悉達塔沉默下來，有好一會兒完全靜默的時候，瓦蘇德瓦說：「一切正如我所想的。這條河對你說話，它也是你的朋友，它也對我說話。這條河是好的，非常好。留在我身邊吧，悉達塔，我的朋友。我曾娶妻，她的床鋪就在我的旁邊，但是她已經去世很久了，我長久以來都一個人過日子。你現在和我一起生活，有足夠的空間和食物給我們兩人過活。」

「我感謝你，」悉達塔說：「謝謝你，我接受你的邀請。我也感謝你，瓦蘇德瓦，這般聽我傾訴！很少人瞭解如何傾聽，我沒有遇到其他人像你這般瞭解的。這也是我要向你學習的。」

「你學得會的，」瓦蘇德瓦說：「但不是跟我學。這條河教會我傾聽，你也會向它學習，這河知道一切的事，可以從這河學到一切，你也已經從河水學到努力向下是好的，向下沉，追尋深處。富有而高尚

的悉達塔變成擺渡人，有學問的婆羅門悉達塔變成船夫：這也是這一條河告訴你的。你還會從這條河學到其他的事。」

停頓了好一會兒之後，悉達塔說：「什麼其他的事啊，瓦蘇德瓦？」

瓦蘇德瓦起身，「已經很晚了，」他說：「我們休息吧。我不能告訴你『其他的』是什麼事，朋友。你會學到的，也許你也已經知道了。你瞧：我不是有學問的人，不懂得怎麼說話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思考，我只曉得張開耳朵和保持虔誠，其他的我什麼也沒學。我要是能說得出來教導別人，那我就是個智者了，但我只是個船夫，我的工作就是渡人過河。我渡了許多人過河，無數的人，對他們而言，這條河只是他們旅程的阻礙，他們遠行追求財富和生意，參加婚禮或慶典，而這條河橫在他們路上，船夫的作用就是為了讓他們盡快越過這個障礙。但是這無數的人當中有些人，少數幾個，四個或五個，他們不再把這條河看成阻礙，他們聽見河流的聲音，細聽了這河，於是這河在他們眼裡變成神聖的，就像在我眼裡那樣。現在讓我們休息去吧，悉達塔。」

悉達塔於是留在船夫身邊，學著操縱小船，不擺渡的時候，他就和瓦蘇德瓦一起在稻田裡工作，收集木材，採收芭蕉。他學會刨製木槳，修繕小船，編織籃子，對自己所學的一切感到歡喜，日子過得很快。這條河教導他許多，勝於瓦蘇德瓦能教導他的。悉達塔從這條河學會永不休止，這河特別教會他傾聽，以沉靜的心傾聽，以等待、開放的心靈去聽，不帶狂熱，沒有期望，不加批判，不生想法。

他和瓦蘇德瓦情同手足地一起生活，有時彼此交換隻字片語，很少但都是經過深思的話。瓦蘇德瓦不是言語之友，悉達塔很少能打動他說話。

有一次悉達塔問他：「你可曾也從河流學到一個祕密：其實根本沒有時間？」

瓦蘇德瓦的臉浮起一抹明亮的微笑。

「是的，悉達塔，」他說：「你的意思是說這條河到處都看得到，

不管在源頭還是在河口，在瀑布還是在渡口，或是急流，在海裡，在山間，到處都看得到，對這河而言只有當下，沒有過去的陰影，沒有未來的遮掩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，」悉達塔說：「我學到這個祕密的時候，我看著自己的生命，那也是一條河，男孩悉達塔、壯年悉達塔和老朽悉達塔只以陰影分別，卻沒有真實的界線。悉達塔的前世也沒有過往，他的死亡和回歸梵並無未來。一切在過去是空，也將成空；一切都存在，一切皆有真性及當下。」

悉達塔愉快地說著，這個醒悟讓他深感喜悅。噢，難道一切苦不都是時間，所有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恐懼皆是時間，一切重擔，世間所有敵意都會離去，都會被克服，只要克服時間，只要不去考慮時間？他愉快地說，瓦蘇德瓦只是對他燦爛地微笑著，沉默地點頭表示贊同，用手輕拍悉達塔的肩膀，然後回到工作上。

然後又有一次，正當河流在雨季上漲，猛烈地轟隆作響，這時悉達塔說：「難道不是這樣嗎？我的朋友啊，河流有許多不同的聲音，非常多種聲音。它難道沒有國王的聲音，戰士的聲音，公牛的聲音，夜鶯的聲音，分娩的聲音，還有嘆息者的聲音，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種聲音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，」瓦蘇德瓦點頭：「所有造物的聲音都在它的聲音裡。」

「而且你知道，」悉達塔繼續說：「它說的是哪個字嗎？如果你能一次同時聽到它的千百種聲音。」

瓦蘇德瓦的臉幸福地笑著，他轉身向著悉達塔，在他耳邊說出那個神聖的「唵」，而這正是悉達塔所聽到的。

而每一次又一次，他的微笑和船夫的越來越像，幾乎同樣燦爛，幾乎同樣被幸福完全照亮，同樣由無數小細紋發散著，一般純真，一般老耄。許多旅人，當他們看到這兩名船夫都以為他們是兄弟。他們經常在傍晚一起坐在岸邊樹幹上，安靜地傾聽河水的聲音，而那對他們而言早已不是水聲，而是生命的聲音，存在者的聲音，永恆變化之

聲。有時會發生，兩人在傾聽河水聲時想到同一件事，想到前天的對話，想起他們的旅客，想著他們的臉和命運，想到死亡，想到他們的童年，而他們在同一時刻，當河水對他們說了什麼好聽的，就會互看一眼，兩人都正好想著同一件事，兩人都因為對同一個問題有相同的答案而高興。

這艘渡船和這兩名船夫散發出些什麼，這是許多旅人都感覺得到的。有時會發生，有個旅人看到其中一個船夫的臉之後，開始敘述自己的生活，訴說自己的痛苦，承認自己的邪惡，請求安慰和建議。有時會發生，某個旅人請求在他們那裡過夜，好傾聽河流的聲音。也有好奇者前來，他們聽別人說，在渡船頭住著兩位智者，或是魔法師，還是聖人。好奇的人發出許多疑問，但是他們得不到回答，他們既沒找到魔法師也沒找到智者，他們只找到兩個年老友善的人，他們沉默寡言，看起來有些奇特而痴呆。而好事者笑了起來，聊了起來，說人們是如何愚蠢和輕信，散播了這樣空洞的謠言。

幾年過去了，他們都沒有數算。有一天幾名僧人經過，他們是戈塔瑪——佛陀的弟子，請求船夫渡他們過河。船夫從他們那裡得知，他們非常急著要趕回上師的身邊，因為有個消息傳說世尊病危，而且很快就會進入最後一次肉身死亡，進入涅槃。不久後，又來了一群朝聖的僧人，然後再一批，這些僧人和其他大部分旅人都只談論一件事，那就是戈塔瑪以及他即將入滅圓寂。就像戰士行軍或是國王加冕遊行，從四面八方湧入人群，像螞蟻一樣聚在一起，他們就像被魔法所牽引，湧向偉大的佛陀等待圓寂的地方，這件無比尋常的大事即將發生的地方，也是一代大圓滿者即將進入涅槃之地。

悉達塔在這段時間常想到即將圓寂的智者，偉大的上師，他的聲音教誨民眾，喚醒千百人心，悉達塔也曾聽到過的聲音，佛陀神聖的表情也曾受他尊敬瞻仰。他友善地想起世尊，在眼前看到他的圓滿之路，微笑地想起那些話，那是他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，曾對世尊說過的話。在他看來，那些是自負而老成的話，他微笑地想起這些話。他早已不能再和戈塔瑪分別開來，而悉達塔最終沒有皈依他的法。不，

一個真正追尋著，真正想找到什麼的人不可能依循任何法。然而找到的人，他就能接納任何、任何的法，任何道路，任何目標，沒有什麼能使他和其餘千百人分別開來，那些活在永恆的人，那些呼吸著神性的人。

在這些日子當中某一天，許多人要趕到即將圓寂的佛陀那裡，從前最美的名妓卡瑪拉也在其中。她早已從過去的生活退隱，將她的林園送給戈塔瑪的僧眾，皈依了佛法，是行腳僧的朋友和善心支助者之一。她帶著個男孩小悉達塔，她的兒子，她聽到戈塔瑪即將圓寂的消息，於是動身前往，穿著樸素的衣裳，步行前去。她和兒子走在河邊，男孩很快就累了，想要回家，想要休息，想要吃東西，變得頑固又哭哭啼啼的。卡瑪拉必須不時和他一起休息，他習慣了從她那兒得到想要的，她必須餵兒子吃東西，必須安慰他，必須責罵他。兒子不能理解，為何他必須和母親這麼辛苦而悲戚地朝聖，去一個不認識的地方，去見一個陌生人，那個神聖而即將死去的人。就算聖人要死了，跟這男孩又有什麼關係？

當小悉達塔再次要求母親讓他休息，行腳一眾距離瓦蘇德瓦的渡船口已經不遠了。卡瑪拉自己也累了，男孩啃著香蕉時，她自己蹲在地上，稍微閉上眼睛休息。突然間她大聲呼痛，男孩驚恐地望著她，看到她的臉因震驚而蒼白，而從她的衣服底下爬出一條小黑蛇，就是牠咬了卡瑪拉一口。

母子兩人這時急忙跑到大路上，好找人幫忙，於是來到渡口附近，卡瑪拉就在那兒癱倒，再也無法前進。男孩發出呼救聲，且不時親著母親，抱著母親的脖子，而卡瑪拉也跟著兒子一起呼救，直到他們的聲音傳到瓦蘇德瓦的耳裡，他就站在渡口邊。他很快趕了過去，把這婦人抱起來帶到船上，男孩緊跟在後，他們一行很快就到了茅屋，悉達塔正站在爐邊生火。他抬起頭，首先看到那男孩的臉，讓他奇妙地想起已經遺忘的一些事。然後他看到卡瑪拉，他立刻就認出她來，雖然她失去意識地躺在船夫懷裡，這時他知道那男孩是自己的兒子，男孩的臉讓他完全想到自己的臉，他的心在胸膛裡怦怦跳著。

卡瑪拉的傷口被洗淨了，但是已經發黑，而且她的身體腫脹，他們讓她喝了藥。她的意識恢復了，躺在茅屋裡悉達塔的床上，而悉達塔就彎身站在她面前，他曾如此深愛過她。她覺得這有如一場夢，微笑看著旁人的臉，慢慢地才認清自己的處境，想起蛇咬，擔心地叫喊著男孩。

「他在妳身邊，不要急。」悉達塔說。

卡瑪拉看著他的眼睛，舌頭因為毒性而癱瘓、沉重，「你變老了，親愛的。」她說：「你已滿頭星霜，然而你還是那個年輕的沙門，曾經沒穿衣服光著雙腳來到我的林園。你現在比當時，比你離開我和卡瑪司瓦米的時候更像個沙門。你的眼睛像那個沙門，悉達塔。噢，我也變老了，老了——你還認得我嗎？」

悉達塔微笑著說：「我立刻就認出妳來了，卡瑪拉，親愛的。」

卡瑪拉指著她的孩子對悉達塔說：「你也認得他嗎？他是你的兒子。」

她的眼神變得渙散而閉上了。男孩哭泣著，悉達塔讓他貼著自己的膝蓋，讓他哭泣，輕撫他的頭髮，看到那個孩子的臉之時，他想到一段婆羅門的祈禱，是他從前還是個小男孩之時學到的。慢慢地，悉達塔以吟唱的聲音開始唸誦禱詞，字字句句從過往和童年湧出。在他的吟唱之下，男孩安靜下來，只是不時抽噎著，而後沉沉入睡。悉達塔把他放在瓦蘇德瓦的床鋪上，瓦蘇德瓦站在爐邊煮飯。悉達塔向他看了一眼，對方微笑地示意。

「她快死了。」悉達塔輕聲說。

瓦蘇德瓦點頭，爐子的火光映在他和善的臉上。

卡瑪拉再次恢復意識，疼痛扭曲了她的臉，悉達塔的眼睛讀著她嘴上、蒼白兩頰上的痛苦。他靜靜地看著，專注地，等待地，對著她的痛苦陷入沉思。卡瑪拉感覺到了，她的視線尋找他的眼睛。

卡瑪拉看著他，對他說：「我現在看清了，你的眼睛也改變了，你完全不同了。我如何還能認得出你是悉達塔呢？你是他，又不是他。」

悉達塔沒有說話，靜靜地看著她的眼睛。

「你達成了嗎？」她問：「你找到平靜了？」悉達塔微笑著，將手放在她手上。

「我看出來了，」她說：「我知道了。我也將找到平靜。」

「妳已經找到平靜了。」悉達塔輕聲低吟。

卡瑪拉定定地看著悉達塔的眼睛，她想到，自己原本要朝聖到戈塔瑪那兒去，好看到大圓滿者的臉，呼吸他的平和之氣，如今她沒有找到戈塔瑪的平靜，而是找到自己的，這是好的，就像親眼看到世尊一般好。她想對悉達塔說話，但是舌頭已經不聽使喚。她靜靜地看著悉達塔，而悉達塔在她眼裡看到生命消逝。當最後的痛苦充滿她的眼睛，讓她瞪大了眼，當最後一陣顫抖傳遍她的肢體，他用手指覆上她的眼瞼。

悉達塔坐在那兒良久，望著她沉睡的臉，他久久地看著她的嘴，她蒼老而疲憊的嘴，變得細薄的雙唇，想到自己在青春歲月裡，曾將這雙唇比喻為初結的無花果。他坐在那兒良久，讀著她蒼白的臉，在疲憊的皺紋之間，用雙眼所見填滿自己，看到自己的臉也是這樣，同樣蒼白，同樣滅絕，同時卻又看到自己和她的臉是年輕的，有著紅潤的雙唇，燃燒的雙眼，當下時光重疊的感受完全貫穿了他，永恆的感受。他深刻感覺到，比任何時候都深刻，在這一刻感受到每段生命的無可摧毀，每一刻的永恆。

當他起身，瓦蘇德瓦已經幫他準備好飯食，然而悉達塔沒有吃。在山羊棚裡，兩個老人堆好一堆乾草，瓦蘇德瓦躺下睡了，悉達塔卻走了出去，徹夜坐在茅屋前，傾聽著河流，被往事衝擊著，被他生命的每一個時刻同時碰觸著，包圍著。他偶爾站起身來，走到茅屋門邊，傾聽男孩是否睡著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還看不見太陽的時候，瓦蘇德瓦從羊棚走出來，走向他的朋友。

「你沒睡。」他說。

「沒有，瓦蘇德瓦。我坐在這裡聽河，河流告訴我許多事，它以撫

慰的想法，『一體』的想法深深地充滿我。」

「你經歷了磨難，悉達塔，但是我發現，悲傷並未進入你心裡。」

「不，親愛的朋友，我為什麼要哀傷呢？我，曾經富有而快樂的我，如今還要更富有、更快樂。我的兒子被送來給我了。」

「我也歡迎你的兒子。但是現在，悉達塔，讓我們上工去吧，有許多事要做。卡瑪拉過世的那張床，我的妻子也在那上面死去。我們也要為卡瑪拉在同一個山丘上堆個火葬堆，就在我曾經為我的妻子堆起火堆的那個地方。」

男孩依舊熟睡之時，他們就堆起柴堆。